

CHEN GUO KAI WEN JI

陳國凱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陳國凱文集 ⑦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国凯文集:全10册/陈国凯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961-1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5176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装帧设计 何婷

责任印制 李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3642千字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52.875 插页40

印数 1—2000

版次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08961-1

定价 420.00元

目 录

掌门人	1
曹雪芹开会去了	273
影视剧本	415

掌 门 人

目 录

掌门人	5
离情	16
难得糊涂	26
开会	41
谁来当科长	50
雾	59
雨	61
我当了财务部长	63
儒士衣冠	78
吆喝	88
软卧车厢	97
看病	109
相见时难	121
周末	136
都市闲情	148
眼睛	160
当官	174
麻烦	193

回旋的舞步	205
发烧友	213
丁一凡先生	230
都市奇谈	238
股王	251
老友记	262

掌 门 人

一九七八年初秋，南光机械厂的老工人杨阿六工伤出院，不能回班组抡大锤了。厂里调他到传达室看门。

第一天，他瘸着腿上班，原来的老传达朱和顺眉开眼笑地对他说：“六叔，门岗这工作嘛，说重要也行，说不重要也行。说重要嘛，它重如泰山，系一厂之安危；说不重要嘛，它轻如鸿毛，不过是看看厂门、送送报纸信件、跑跑腿的角色。你是开厂元老，如今身体欠佳，我想厂里的意思，是体恤你德高望重、老迈年高，让你来这里休养而已，以后我们这样分工吧：你管‘内勤’，看看门口。我跑‘外勤’，送信派报传电话……跑腿的事我担当，尊意如何？”他未等六叔回话，又叹了口气接着说，“六叔，既来之，则安之，传达室房子虽小，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人生在世嘛，来如风雨，去似微尘。得开怀处且开怀，古君子之道，潜心养性，大智若愚，优哉游哉，则康年益寿……”

朱和顺比杨阿六小八岁，圆脸盘，笑眉眼，长得很有福相，不像老六叔瘦猴儿似的。朱和顺在私塾念过几年“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之类的古书，又喜欢读唐诗宋词、《三国》、《西游》，数得出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姓名绰号，知道三皇五帝夏商周，说起话来总是出口成章，今古杂成，很有点儒人雅士之风。他脾气很好，对什么人都眉开眼笑。六叔文化水平低，不大懂朱和顺那文绉绉的话。他觉得文人多大话，不太想听。由朱和顺去唱“咏叹调”，

也不插嘴，却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白纸，把传达室门口木牌上写着的《进出厂守则》扼要地抄录下来。

这是一家只有八百多人的工厂，上班时间已过，进出厂的行人不多。六叔把那几条“守则”抄好，夹在玻璃板下面，掏出一包香烟，先敬朱和顺一支。朱和顺拱手谢道：“多谢，多谢，六叔，我戒烟了。”

“戒了？”六叔眯眯眼说，“顺记，你过去是有名的大烟铲呢！”

“此一时，彼一时也！”朱和顺笑道，“自从《参考消息》登载吸烟足以致癌的消息之后，我就痛改前非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做人，还是长命好……”接着他就谈起吸烟和致癌的关系，又从致癌谈到遗传工程、卫星上天，谈到美国的总统选举，又从华盛顿、林肯一直谈到尼克松、卡特，谈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如果没有人打断他的说话，他大可以谈几个钟头。过去传达室有“谈藪”之称，大概就是他的一大业绩。

“文人多大话！”六叔心里说。不过，他没有干扰朱和顺的谈兴，默默地注视着厂门口。他看见厂区大道两旁的草坪上有一群鸡在觅食，有白洛克、澳洲黑、洛岛红，一只激动得鸡冠发红的大公鸡正在咯咯咕咕地和一只老母鸡谈情说爱。六叔皱着眉头问：“顺记，这群鸡是谁的？”

“鸡？”朱和顺想了想说，“大概是行政科长的老婆养的吧。”

“不是规定厂区内不准放鸡吗？”六叔指着门口的《进出厂守则》说。

朱和顺笑笑说：“六叔，你管这些小事干啥？别说养鸡，就是人家在厂里养猪也不关我们屁事。现在做事情，不能太认真，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看化一点。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

六叔没有说话，在本本上记下一条：“行政科长的老婆到厂内

放鸡,请厂党委处理。”写完之后,一抬头,有个熟人向厂门口走来了。

来人是电工班的电工王大水,技术上很有一套的中年工人。六叔过去和他搞过一桩工程,挺熟,有时两人还在茶楼里摸茶杯饮茶。这时,王大水手里拎着万用表大摇大摆地走来,连看也没看传达室。他快要出厂门时,六叔叫了一声:“大水。”

王大水回头看见六叔,便笑眯眯地走过来:“六叔,早听说你这开厂元老要来传达室。伤好了吗?”

“全好了。什么元老,一把老骨头了。”六叔问,“大水,去哪里开工?”

“有点事出去走走。”王大水笑笑说。

朱和顺的圆盘脸从窗口探出来,眉开眼笑地说:“水哥,不进来坐坐吗?长命工夫长命做。你看,赤日炎炎似火烧,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里有风扇,凉凉再走吧。”

他在拉说客了。这半天工夫,对着一个不声不响的杨老头,怪闷的,他很需要扯大天的朋友。

“有事,不坐了。”王大水朝六叔点点头,“六叔,回头再聊。”他边走边说。

“喂,大水!”六叔又叫他了。

“大叔,什么事?”王大水站住了。

“你回来一下,有事。”

王大水走回来,六叔和颜悦色地指着门口的《进出厂守则》,又指指他手上的万用表,说:“大水,携带厂里的工具出厂,要车间写放行条,这是厂里规定的。”

王大水呆了呆。大概他很久没有这个概念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厂里乱得像一锅粥,连饭堂的长台板凳都被人各取所需拿回家去做家具了。那时只有“伟大成果”,没有什么“守则”。一九七五

年,厂里虽然也装模作样地搞了一番整顿,还在厂门口挂了个“守则”,但厂里的东西还是前门进后门出,反正厂里的物件都是“阿爷”的,又没掏谁的腰包。现在,这家厂里除了一个刚上任的党委书记,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搭起来的领导班子,许多火箭牌的干部在抓权坐庄。他们早已进入“各取所需”的思想境界了,公家的木材、物料明拿暗运往家里送。工厂里有些产品转化成录音机、电视机安然无恙地放在他们宽敞的住宅里丰富精神生活,有些则变成谁都不讨厌的货币、食品装入他们的腰包和肠胃。中国这么大,事情这么多,似乎上边还没有工夫管到这家八百人的工厂。朱和顺守门是只读唐诗,不讲《守则》的,尽管《进出厂守则》这块大木牌赫然地挂在大门口,人们早已熟视无睹,不大记得这个东西了。因此,六叔郑重其事地谈到《进出厂守则》,要放行条时,王大水不禁呆了呆。

“把放行条给我吧,我要登记。”六叔和气地说。

王大水笑了:“六叔,我们面熟耳熟,你信不过我王大水?你想,我堂堂正正的工人阶级,会偷公家的万用表吗?”

六叔也笑笑:“大水,不是我小心眼。公是公,私是私嘛。下了班我可以请你到茶楼饮茶,可是你得把放行条给我。要不,老叔就失职了。”

“算了,算了!六叔,熟人熟面,何必那么顶真呢!”朱和顺笑眉笑眼出来打圆场,他挥挥手说:“走吧,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回来时别忘记把工具带回来就是了。”

这么一说,王大水以为可以走了,刚迈了几步,六叔又把他叫住了:“大水,你回来!厂有厂规,国有国法,谁都无权破坏!听老叔一句话,把放行条给我吧。”

王大水遇上这位犟老头,毫无办法,只好坦率地说:“六叔,我没带放行条。”

“那么,请你回车间开个放行条再出厂吧。大水,不是老叔难为你,厂里得有章法。”

“六叔,和你直说了吧。”王大水叹了口气,“我是去打私家工,给我们车间主任家修电视机。要开个放行条有何难?回去叫他盖个图章就是了,又何必让我跑来跑去走这段回头路呢?”

“什么,利用上班时间给他修电视机?”六叔有点生气,“大水,我们摸摸良心,能这样领国家的工资吗?”

“六叔,你当我是乐意做这份私家工?没法子呀!我是民,他是主,主任叫我做的事,我敢不做?人家手上有权,我这当小民的不听话,随时会有小鞋穿。六叔,你也不是桃花源中人,这种事你不会不知道。”

“是呀,为人莫犯上,犯上难为人。”朱和顺附和着插了一句。

“六叔,老实说,我给他修电视机,是做亏本生意,说不定我还要贴上一元八角买零件呢!花了人工赔了钱,换点人家的好印象,将来提级评奖升工资,人家一句就顶下面一万句。上次提工资,我就是因为顶撞了车间头头,给拉下来了。你吹胀他呀?我现在不当笨仔了,学乖了。头头叫我干啥就干啥,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

“是呀!有时候,做人要学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朱和顺又笑着插了一句。

六叔火了。狠狠盯了朱和顺一眼,转脸对王大水说:“大水,不要忘记我们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呀!”

“主人?哈哈……”王大水笑了起来,“干活时我们是主人,要‘运动群众’时我们也是主人,可是到提工资、分后门货时,我们就是客人了。上次提百分之二的工资,中央规定提有贡献的人,全给车间干部吞掉了。难道只是当干部的有贡献,我们工人就没有贡献?操他妈的蛋!六叔,就说我王大水吧,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

去,爬高落低架线修设备,我改革的那台包装机为厂里节约了几万元,算不算贡献?可是到升工资时,这些全不在账上。倒是那个靠批孔老二爬上去的车间副书记算是有贡献的人!他有什么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会整人,把好人整成‘坏人’!主人?哈哈!什么叫主人?有权有势的就是主人!”

王大水的话,王大水的笑声,像把刀子,一刀一刀地割在老六叔的心上。在这位老工人看来,王大水的话也许过于偏激。他觉得,现在的工人和他在旧社会做打工仔的境遇对比起来,确实是好得多了。但是,王大水说的又都是厂里的实情。

“水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走吧,修电视机去吧。你那个主任是张厂长的连襟,这种人是得罪不起的。”朱和顺息事宁人地说。他停了停,又深表同情地加上几句:“做工二十年,还是五十元,水哥,下次升工资排队轮到你了。以后嘴巴收一收,多讲些好话,少伤些和气。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王大水笑了笑,拎着万用表想走,六叔声音低沉然而坚决地说:“大水,老叔还是那句话:你拿放行条出来,我才能放你出去。别见怪,这是我的职责。你回去跟你主任说,就说我不放你出去,他要算账来找我!”

王大水看着六叔坚定的眼光,知道他执拗的脾气,叹口气说:“我只好再走一段冤枉路了。”回头走了。

六叔又在传达室的记事本上写上一行字:“第六车间主任在上班时间派电工王大水到他家修电视机,请党委处理。”

朱和顺算是领教了这老头的怪脾气,他深深叹了口气:“六叔,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如今为人处世,何必那么认真?老实说,你堵得住黄鳝洞,塞不了狐狸窝。你就是在厂门口筑上铜墙铁壁,可是人家一张条子就能把成千上万元的产品拿出去做交

易谋私利，你止得住挡得了？我算是看‘化’了，看透了！何苦因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得罪人呢？六叔，算了吧！”

六叔掏出烟卷，冷冷地回了一句：“顺记，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还要不要？”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朱和顺捧起《唐诗三百首》，抑扬顿挫地咏起诗来，他觉得与这位活了大半世还不懂人情世故的杨阿六没有共同语言，只好咏诗以自娱了。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六叔听着朱和顺那副腔调，觉得刺耳，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但是厂规上没有传达室不准念诗的规定，也不好说什么。他一边闷着头抽烟，一边专心致志地看着门口。

有个青年人推着自行车大模大样地来到厂门口，单车后面捆着几大块厚玻璃板，还有一大块有机玻璃。他正眼也不看传达室，旁若无人地要出厂门。杨阿六把他叫住了：

“同志，等一等！”

“什么事？”小伙子侧着头问。

“放行条。”

“什么放行条？”小伙子感到惊奇。

“厂里规定：凡是携带本厂东西出厂就得有放行条。”六叔指着他的玻璃板说，“你这个东西还得要厂部的放行条才准出厂。”

青年人哈哈一笑：“你要什么放行条？我就是放行条。”

杨阿六一愣。正要发话，这时朱和顺停止了咏诗，圆盘脸探了出来。他拉了一下杨阿六的后衣襟，悄声说：“六叔，这是张厂长的儿子，惹不得的。”

他向青年人摆摆手，笑笑说：“小张，你好呀！”

“没破没烂，当然好喽！”小伙子对朱和顺一笑，推着单车要出门。杨阿六喝一声：“站住！”

“老头，你想干什么？”对方火了。

“放行条！”六叔斩钉截铁地说。

“没有！”

“没有放行条就不准把玻璃板带走！”

“老头，你是什么人？”小伙子也斜着眼睛问。

“我是守门的！”杨阿六说，“问我什么名吗？我叫杨阿六！”

“啊！有眼不识泰山啰！”小伙子揶揄地说，“老头，要抡拳也得看看对手，要发威对你的老婆孩子发去，别在这里咋咋呼呼的！”边说边推车出厂门。杨阿六勃然大怒，瘸着腿赶上去，一把拉住他的自行车，厉声说：“回来！”

小伙子将自行车的脚架一放，一捋衣袖：“老头，你是不是要‘开片’？”^①

“把放行条拿出来！”六叔厉声说。

小伙子轻蔑地一笑，拍拍胳膊：“这就是放行条！”

六叔一声冷笑：“后生仔，想打人？看错人了。别那么神气，你以为是厂长的儿子就可以通行无阻，仗势欺人？发梦！这不是高俅的白虎堂，别在这里发恶！”

“你放不放手？”小伙子红了眼。

“拿放行条来！”杨阿六抓着他的自行车说。

“啪”的一声，小伙子一巴掌扇到杨阿六脸上。只见杨阿六顺势一拉，小伙子一个踉跄，杨阿六在他的肩胛部位一拍，这小子顿时像瘫了半边身子，嘴也歪了，脖子也直了，像个发瘟鸡似的。这时候，他才知道老头有一手厉害的功夫。

“该老实一点了吧！鲁班门口舞大斧，不知天高地厚！”杨阿六轻蔑地瞧着对方说。

^① 开片：广东方言，打架的意思。

朱和顺刚才在传达室内本来不想搭理此事，但看见局面严重，大有干仗之势，便慌忙给厂长室打了电话。张厂长闻讯即刻赶来，看见这场面，脸色难看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啦？”

“爸爸，这死老头打人！”厂长的儿子直着脖子，哭丧着脸说。

“杨师傅，你这是怎么啦？”张厂长黑着脸问。

“厂长，是这样，他带着这些玻璃板出厂，我向他要放行条，他不给，说他的胳膊就是放行条，还先动手掴了我一巴掌。厂长，你说有这个理吗？”杨阿六平心静气地说。

厂长训他的儿子：“你这像什么？丢人现眼！为啥不把放行条给杨师傅？”

小伙子说：“这玻璃板不是公家的，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我干吗要给他放行条！”

“既然如此，你就得好好跟杨师傅说清楚。要尊重老师傅，懂吗？”他对杨阿六点点头，“杨师傅，都怪我没有教育好，年轻人不懂礼貌。”他向儿子一挥手：“以后再不能这样了，走吧！”

小伙子推着自行车要走。杨阿六叫一声：“慢！”拦住了他。

厂长沉下脸来，但还装得客气地问：“杨师傅，又怎么啦？”

杨阿六指着竖在厂门口的《进出厂守则》牌子说：“厂长，这个‘守则’是你参加制定的。有章就要循，要不，挂这块招牌干啥？现在光凭小张同志的几句话，不能证明这玻璃板是他掏钱买的。这样放出厂去，恐怕不妥当吧？这么一来，我的工作怎么做？我还是那句话：拿放行条来。”

厂长拉着长脸想了一会儿，突然换了一副笑脸，亲切地拍拍杨阿六的肩膀说：“杨师傅，你说得对，做得好！你真不愧为我们工厂的主人。你这种当家做主的精神很可贵。”

他掉过脸，向他儿子喝道：“还不给我滚回车间去！以后再发现你有违反厂规厂纪的事，我剥了你的皮！”